



少年儿童音乐知识丛书

# 中国古代音乐家故事

人民音乐出版社

## 目 次

濮水上的琴声 .....	1
俞伯牙作曲 .....	9
高渐离击筑 .....	18
父女音乐家 .....	27
嵇康和《广陵散》 .....	39
李謨吹笛子 .....	50
秦青传技 .....	58
后记 .....	68
附：各篇出处 .....	69

## 濮水上的琴声

卫灵公刚刚登上王位，就接到了晋平公的邀请。为了想建立和各诸侯国的友好关系，他决定亲自到晋国去，参加晋平公新建宫殿的落成典礼。

卫灵公带着一批侍从人员，走到濮水旁边，天色已经慢慢地黑下来，就在临河的旅舍中过夜。

这是初夏的天气，卫灵公躺在床上，直到深夜还翻来复去的怎么也睡不着。他说不出来的烦躁，觉得房间里又闷又热，就披起衣裳，穿上拖鞋，起来把临河的窗户统统打开。他探出头去，深深地吸了一口新鲜凉爽的空气，心情立刻安静下来了。

这时候，月亮正挂在头顶上，射出皎洁的光辉，两岸垂柳，长长的枝条轻轻地拂着水面，河水静静地流着，映着月光，闪闪发亮，就像是一匹蓝宝石光彩的锦缎。

卫灵公正在欣赏这美好的夜景，忽然听见水面上传来叮叮咚咚的琴声，声音非常细微，但是节拍鲜明，听得清清楚楚。灵公素来爱好音乐，但是从来没有听

见宫中的乐师演奏过这只曲子。他倚在窗槛上，注意地听着，不知不觉整个身心都摇摇荡荡的被这迷人的声音融化了，连觉也不想去睡。

房外的侍从们听见灵公半夜起床，不知道有什么事，悄悄地推开房门，伸进头来探望。

灵公招招手，说：“来来来，你们听，这是谁弹的琴？声音多美啊！”

侍从们走近窗前，侧着耳朵听了好大一会儿，看见灵公那种专心听琴的样子，都惊奇得你望望我，我望望你，不约而同地说：“哪儿有琴声？我们没有听见啊？”

灵公也惊奇得张大眼睛，不相信地说：“咦！琴声明明还在响着，你们怎么会听不见呢？”

他想了想又说：“对了，大概是你们不懂音乐，耳朵不灵，还是快把涓乐师请来吧，他准能听得见。”

涓乐师是卫国最有名的乐师，弹得一手好琴，还会创作描述四季景色的优美而新颖的曲子。灵公特别喜欢他，不论到什么地方，总要让他跟着，随时给自己演奏。

涓乐师正睡得又香又甜，听说灵公喊他，急急忙忙穿好衣服，来到灵公房中。

这时候，那奇怪的琴声还在叮叮咚咚地响着。

灵公把涓乐师喊到窗前，他害怕这奇怪的琴声会

突然中断，带着满脸神秘的样子，压低了声音，说：“你听，这是什么曲子？”他紧紧盯着涓乐师的眼睛，看出他已经听到琴声了，才缓了一口气。

涓乐师两手撑着窗台，上身探出窗外，凝神地听着。

月亮转到西边，东边天空由深蓝渐渐变成灰白，回荡在水面上的琴声消失了。涓乐师又等了一会儿，才回转身，满意地笑着：“我已经大概地记住这曲子了，只要再听一次，就能把它弹下来。”

于是卫灵公决定在濮水边再待一天。

第二天吃过晚饭，涓乐师洗干净了手、脸，把条桌放在窗前，燃起一炉香，调好七弦琴，坐在桌旁默默地等着。夜深了，四周安安静静，连一根针掉到地上的声音都能够听得见。忽然间，水面上又叮咚咚地响起那迷人的琴声。涓乐师一边听，一边弹，等到那奇怪的琴声停住的时候，他已经把全部曲子都记下来了。他挥动手指，重复弹了一遍，节奏、情调和水面上的声音一色一样。

灵公听完，快乐得连声叫好，拍拍涓乐师的肩头，夸奖道：“你真不愧是个全能的乐师啊！”

卫灵公到了晋国的曲沃，晋平公在新建的宫殿里摆下了丰盛的筵席，热情地招待他。

酒吃到半醉的时候，平公眯缝着眼睛，对灵公说：

“我爱听琴，尤其爱听新颖美妙的曲子。我国旷乐师琴虽然弹得很好，可惜年纪太大了，作的新曲不多。听说贵国涓乐师会作新曲，不知道他这次可来了？”

灵公挺起身子，谦逊地说：“旷乐师的名声，我早就听说了。可惜一直没有机会听他的琴。涓乐师现在台下。比起旷乐师来，他还很不够呢！”

平公给灵公斟上一杯酒，又说：“您太客气了。等会儿可以让旷乐师给您弹一支曲子助助兴。涓乐师有什么新作吗？我很想听听呢！”

灵公说：“前几天我在路上听到一支新颖美妙的曲子，涓乐师已经记下来了。如果您有兴致，可以叫他给您演奏演奏。”

平公高兴得很，立刻叫人把旷乐师和涓乐师请上台来，给他们安置好座位，又叫人端来一张茶几，把桐木制的七弦琴放在涓乐师面前。

涓乐师调好琴弦，熟练地挥动着手指，叮叮咚咚地弹起来。琴声忽而高，忽而低，忽而缓慢，忽而急促，像绵绵不断的低声细语，又像是令人心碎的哀哀哭泣。

平公本来已经有几分醉了，听到这只曲子，更是神魂摇荡，不能克制，他连声称赞说：“真是美妙的声音啊，我还从来没有听过呢！”

旷乐师虽然已是个八十多岁的老年人，头发、眉

毛、胡须全都白得像雪一样，但是满脸焕发着红光，精神非常饱满。他坐在涓乐师旁边，捋着胡须，面带微笑，微微地眯着眼睛，用心地听着。听着，听着，脸上的笑容渐渐消失了，眼睛惊讶地睁开，神色越来越严肃。曲子弹到一半，再也忍不住了，猛地站起身来，捺住涓乐师的手，略带颤抖地说：“快停住！这是亡国的声音啊！千万弹不得！”

卫灵公原本是来给晋平公祝贺的，听旷乐师这么一说，吃惊得愣住了。

涓乐师更吓得脸色惨白，呆呆地望着灵公，不知该怎么办才好。

晋平公不相信地问道：“这只曲子好听得很，你怎么说它是亡国的声音呢？”

旷乐师说：“这只曲子流行在商朝末年。商纣王生活腐化，性情残暴。他用皮鞭、棍棒强迫人民给他修建一座座豪华富丽的宫殿，把人民赶进深山密林，给他捕捉珍贵的飞禽和凶猛的野兽，养在园子里玩赏。他整天跟贵族们吃喝玩乐，把粮食堆在仓库里，让它发霉腐烂。根本想不到人民的死活。

“繁重的苛捐杂税像千斤重的大石头压在人民的肩上。人民生活不下去了，就四处逃亡。国内人民越来越少，生产一天比一天下降。



“快停住！这是亡国的声音啊！千万弹不得！”

“为了掠夺奴隶来给他做苦工，纣王曾几次发动侵略战争。在征伐东方夷族的时候，他把一群大象赶上了战场，无数夷族的士兵被大象冲倒了，踩死了。许多在战争中掳来的奴隶，都深深地仇恨着纣王。他们唱道：

‘纣王啊！纣王！  
你就是虎豹豺狼，  
但愿你像天上的日头，  
天一黑就把你埋葬。’

“纣王一方面用残酷的镇压来维持他的统治，一方面又用大量充满着颓废情感的歌曲来腐蚀人民反抗他的意志。他自己最不爱听庄重优美的音乐，专爱听这些萎靡靡靡的声音。他有一个宠爱的乐师，名字叫延，是作这种靡靡之音的能手。刚才涓乐师弹的曲子，正是延乐师给纣王作的。纣王整天沉醉在这哀伤的、迷人的声音里，喝得醉醺醺的，生活越来越腐化。

“人民对纣王的仇恨越积越深，再也抑制不住了。当周武王带兵讨伐纣王的时候，国内被压迫的人民就大规模地起义，和武王联合起来，推翻了这个暴虐的昏君。

“延乐师看到商朝已经灭亡，纣王跳火自杀，他害怕人民要处罚他，就抱着七弦琴，跳进濮水淹死了。

“据传说，每当有爱好音乐的人路过濮水的时候，

水面上就响起这首迷人的乐曲。”旷乐师说到这里，转过脸去问涓乐师：“你这只曲子是在濮水上听来的吧？”

卫灵公和涓乐师惊奇得互相对看了一眼。

卫灵公说：“你说得一点也不错，正是在濮水上听到的啊！”

晋平公很想把这只奇怪的曲子听完，就又问道：“这已经是前一个朝代的事了，我们现在演奏，又有什么妨碍呢？你还是让涓乐师弹下去吧！”

旷乐师摇摇头，用坚决的口气，严肃地说：“健康、优美的音乐，可以培养我们高尚的道德和纯洁的情感，使我们身心振奋，努力向上。不健康的、萎靡靡靡的音乐，会腐蚀我们的意志，毒害我们的身心，助长我们贪图享受的坏念头，使我们堕落。主公是一国之王，应该听那健康、优美的音乐，为什么要听这种充满颓废情感的声音呢？”

大家听了旷乐师的话，都觉得很对。

卫灵公更是从心底里佩服他的见解，激动地说：“旷乐师，你才是真正全能的乐师啊！”

---

注 濮水是古代的一条河，流经卫国境内。东周时期王室中演奏的都是古老呆板的乐曲。当时郑国和卫国的民间音乐音调复杂，节奏快而鲜明，听起来很悦耳。涓乐师是卫国人，爱好民间艺术。旷乐师受孔子影响，思想保守，把郑国、卫国民间创造的新音乐说成是“乱世之音”、“亡国之音”。由于政治上需要消除商朝的影响，所以周朝把商朝流行的音乐也斥责为“亡国之音”。

## 俞伯牙作曲

春秋战国时期有一个有名的音乐家，姓俞，名叫伯牙。他是一个弹琴能手，又是一个出色的作曲家。他弹的琴，作的曲子，能表达出丰富的情感，因此听起来非常动人，大家都尊称他“琴仙”。

俞伯牙是楚国人，却在晋国做了多年的官。他年纪慢慢大了，对故乡的怀念也越来越深。这一年他担任晋国的外交官，到楚国去接洽事情，顺便回家探望多年不见的一些亲戚朋友。办完事以后，为了能尽情饱览一下故乡的山光水色，他不乘车马，特地走水路绕一个人圈子。

俞伯牙坐在船上，欣赏着沿岸的风景。远处是重重叠叠苍翠的山峰，近处是浩浩荡荡碧绿的波浪，船头到处，激起阵阵银白色的浪花，发出噼噼啪啪的响声。

一天晚上，俞伯牙乘的船开到了汉阳江口，突然刮起了大风，江面上涌起巨大的浪头，瓢泼似的大雨倾泻下来。船只无法前进，只得停在一座山脚下。

过了不大一会儿，风平了，浪静了，雨停了，乌云也

散了。这一天正是农历八月十五，天空出现一轮玉盘似的明月。雨后的月光显得格外明亮，把江面照得如同白昼一样。优美的景色，引起了俞伯牙弹琴的兴致。他对身边的书童说：“点一柱香，把琴拿来。我要弹琴呢。”

书童点好香，把它插在香炉里，又把琴袋放在靠窗口的条桌上。

俞伯牙解开琴袋，调好琴弦，专心一意地弹起琴来。他猛抬头，发现岸上的岩石下面有个人影，一动不动地站着，他吃了一惊，“啪”地一声，一根琴弦断了。俞伯牙疑惑起来：“这个人躲在岩石底下干什么呢？”他对书童说：“你去问问船夫，这儿是什么地方？”

船夫回答说：“刚才躲避风雨，偶然停在山脚下，附近并没有人家。”

俞伯牙越发疑惑了，他想：“附近如果有大的村庄、乡镇，说不定还有人能够听懂我弹的琴。如今这儿既没有人家，分明是座荒山，怎么会有听弹琴的人呢？……啊，莫不是仇人派来的刺客吧？再不然准是拦路抢劫的强盗，或者是小偷，等我们都睡了，上船来偷东西。”想到这儿，他禁不住颤抖抖地喊出来：“岸上有贼！快上岸捉贼！”

船上人听说有贼，急急忙忙搭起跳板，往岸上跳去。

岸上忽然有人大声说道：“船上的先生请不要疑

心，我不是贼，是樵夫。今天打柴下山晚了，正好碰上了狂风暴雨，就在岩石底下避一避。恰巧听见船上有人弹琴，弹得太好了，我舍不得走，想多听一会儿，所以就一直站在这儿。”

俞伯牙镇静了一下，冷笑两声，说：“我做了多少年官，朝廷中都找不出一个真正能听我弹琴的人。你，一个山中打柴的，也配听我弹琴？”

岸上那人哈哈大笑，说道：“先生，你错了。你以为荒山中一定没有能听懂弹琴的人么？那么请问：在这深更半夜里，为什么荒山脚下却有弹琴的人呢？”

俞伯牙被这率直的驳斥问住了。他也觉得自己的话说得太不客气了，沉默了一下，走近窗口，提高声音问道：“你既然是听弹琴的，那么，请说说看，我刚才弹的是什么曲子？”

那人笑着回答说：“这个我还能够说得出来。你刚才弹的是孔夫子赞叹颜回那首歌的谱子。歌词是：‘可惜颜回命早亡，教人思想鬓如霜。只因陋巷箪瓢乐<sup>①</sup>。’你弹到这一句，琴弦忽然断了，没有再弹下去。我记得第四句是：‘留得贤名万古扬！’”

<sup>①</sup>陋巷——狭小的巷子。箪(dāng)——盛饭的圆形竹器。这四句话的意思是：可惜颜回年纪轻轻的就死了，使人想念得两鬓的头发都变白了。因为他生活在贫苦的环境中，而精神始终很愉快，所以千秋万代都在颂扬他的美名。

俞伯牙听见这人这样地回答，十分欢喜，说：“你果然懂得音乐，那就请上船来谈谈吧！”

这人并不推辞，走上船来，果然是个樵夫。

他头上戴着斗笠，身上披着蓑衣，挑着一担柴禾，腰间插着一把斧头，脚上穿着一双草鞋。上船以后，脱去斗笠，解下蓑衣，把斗笠、蓑衣、斧头、柴禾担整理好放在仓外，又脱下草鞋，抖掉泥土，重又穿上，然后不慌不忙走进仓去。

俞伯牙想不到在这荒山中竟然有听琴的人，感到特别高兴。他亲手剪去烛花，又吩咐书童再点上两支蜡烛，并沏了一壶茶，招呼那人在自己对面坐下。他想，这个樵夫到底能懂得多少音乐呢？让我再来试他一试。就问道：“从前孔仲尼在房间里弹琴，颜回从外面回来，听到琴声中低音幽沉，怀疑孔仲尼有什么不乐意的事情，就好奇地向他提出。孔仲尼说：‘我弹琴的时候，看见一只猫在捉老鼠，我希望它能马上顺利地捉到，但又担心这就要到嘴的食物跑掉。手指虽在弹拨着琴弦，心却惦记在猫的身上。这种为猫而忧虑的感情不自觉地竟在琴声中流露出来了。’这个故事说明，同一支曲子，由于弹琴时的心情不同，效果也会不同，音乐是能够表达情感的。如果我弹琴的时候，心中也在想什么，你能听得出来吗？”

樵夫说：“你先弹一曲，我试着猜猜看。如果猜不对，请你不要见怪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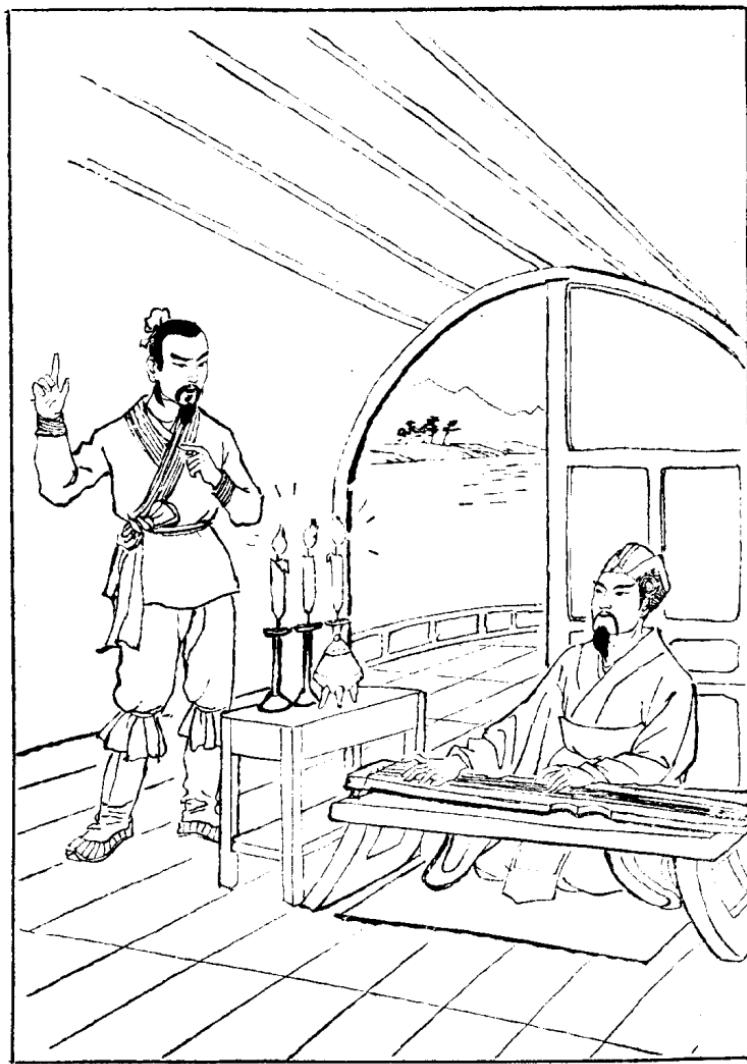
俞伯牙接好断弦，重新调好音，沉思了一会儿。他回忆起高山的雄伟姿态，然后弹了一只曲子。

樵夫微睁两眼，凝神地听着，脸上现出愉快的表情，仿佛整个身心都融化在庄严优美的旋律里面。一曲完了，他轻轻地拍着桌子，赞叹地说：“气势多么磅礴啊！好像雄伟的泰山一样。”

俞伯牙听了不动声色，既不点头，也不说话，继续沉思了一会儿。他回忆起浩浩荡荡的江河，接着又弹了一只曲子。

琴声刚停，余音还袅袅不绝，樵夫高兴得站了起来，连声称赞道：“好啊！好啊！如同烟波浩渺广宽无边的江河啊！”

俞伯牙万万想不到自己的心意竟完全被樵夫猜透了，真是惊喜万分。他连忙推开琴，站起身，紧紧握住樵夫的双手，激动地说：“美玉原来是藏在石头中的啊！我怎么能凭地位、衣着来看人呢？太蠢了！太蠢了！”他缓了一口气，接着说：“多少年来，我一直梦想着会有一个真正能听懂我的琴，了解我的志趣的人，在士大夫中，我没有碰到一个。今天我找到了！找到了！他就是你啊！”



“好啊！好啊！如同烟波浩渺广宽无边的江河啊！”

这樵夫姓钟，名子期。从此，俞伯牙就和钟子期结成了知心的朋友。

为什么钟子期能够从琴声中猜出俞伯牙的心意来呢？这是因为钟子期有着高度的音乐修养和欣赏能力，也是因为俞伯牙的琴声表达出了丰富的艺术情感。这种艺术情感是从丰富的生活经验中得来的。

俞伯牙年轻时候，跟成连先生学弹琴。成连先生的学生很多，但谁也比不上俞伯牙刻苦、用功，因此成连先生最喜欢俞伯牙。他不只教俞伯牙学习弹琴的各种指法，还给他讲解每只曲子的内容，帮助俞伯牙领会曲子的精神。

俞伯牙弹琴的技术进步得很快，他的指法非常熟练，表现能力又强。可是他并不满足于自己的成就，他还想学会作曲。

有一次，俞伯牙练习作一首描写海洋上狂风暴雨的曲子。他想了好久，写了好几遍，可是写来写去自己总不满意。他苦恼地问成连先生：“你能够告诉我，作曲有什么秘诀吗？为什么我的曲子写不好，总是那么平平淡淡，一点儿也不动人呢？”

成连先生摇摇头，抱歉地说：“我只能教你弹琴，对于作曲，我自己也不懂。”他看见俞伯牙失望的神情，觉得俞伯牙既这么好学，且又聪明，在音乐上可以有进一